

讀《韻鏡校證》小記

黃耀堃

《韻鏡校證》（下稱“校證”）說：“《韻鏡》一書，現存只有永祿及寬永兩種版本，這兩個本子均以日本享祿戊子宣賢刻本為底本”。這個說法，如果只是針對中國人所覆印的《韻鏡》，是沒有問題，但不能說存世只有兩種版本。

在永祿本（《古逸叢書》本據此覆刻）和寬永（18年）本（北京大學據此覆印）的刊行之間，還出現過兩種活字本：一是日本慶長13年（1608）本，一是日本寬永5年（1628）本。而寬永18年以後印本更多，因此不能說只有兩種。不過，據考證寬永18年本刻版可能早在寬永5年之前。

至於存世的抄本也不少，據知最早的有日本元德3年（1331）和尚玄惠題記的殘卷，完整的早期抄本有日本應永元年（1394）轉錄日本延慶2年（1309）本，這一個抄本已刊於馬淵和夫《韻鏡校本と廣韻索引（新訂本）》之中，此本可以稱得上是最好的舊本，試舉幾個例吧，如“內轉第一邪母平一等”的“搵”，“校證”校作“櫛”，此本正作如此；又如“內轉第二清母平一等”有“聽”，“校證”以為無者是，此本注作“{无”即一本無；又“內轉第二曉母上三等”，“校證”以為當有“淘”，此本亦正如此。可見“校證”所校甚精，只可惜見不到好版本。

* * * * *

“校證”說：“本書引用書目繁多”。的確，從它的“簡稱書目”可知有四十四種，此外還有很多書引用了卻未見於“簡稱書目”之中。

但讀後仍不無遺憾之感。諸如一些很重要的書籍未見引用，上述的馬淵和夫校本、龍宇純《韻鏡校注》、藤堂明保和小林博《（音注）韻鏡校本》等都未見引用。就算已經引用的書也沒有採用最好或最新的校本，如《瀛涯燉煌韻輯》，有潘重規的新校本，《切韻》系韻書的殘卷的校本有上田正《切韻殘卷諸本補正》。“校證”號稱“日本學者研究《韻鏡》的著作，也多為本書所採用”，但實在只有三種。如果翻一下《韻鏡校本と廣韻索引》的《研究篇》，就知道直到日本明治時代（1868—1911）以前，研究的書就超過百種，連同年代不明的，就超過二百五十種。

* * * * *

《韻鏡》的宋紹興辛巳（1161）“識語”於“《指微韻鏡》”下注“微字避聖祖上一字”，“校證”說：“案宋時避所謂聖祖名，乃避玄、朗二字及與此二字讀音有關之字，……未見有避微字者”，竊以為這裏“校證”弄錯了，要是“微”是諱字，就不可能出現在這裏，因此這是以“微”代替諱字。而“玄、朗”二字，“玄”與“微”意最相近，因此《指微韻鏡》本或作《指玄韻鏡》也說不定。